

認。而法國則只百分之三一。

由繼長增高的經濟危機看來，英國狀況

在冬季的進步，只是臨時的性質。英國製造廠

首席委員 William Ormsby-Gore 近來說：

「我們處在危機的新階段，將使英國過去所經驗的一切黯淡無光。」這句話是不大錯的。

散佈全世界的白俄

三立譯

本文是從國際通信小冊散佈於世界的白俄及改造十四卷九號世界白系露人之運動一文節譯而成。至關於遠東白俄之狀況則由譯者加入。

譯者

俄國二月革命的結果，克倫斯基政府承繼了羅曼諾夫王室的政權。哥薩克將軍哥尼羅夫 (Konilov) 因緣時會，就被任爲統率百萬俄軍的最高司令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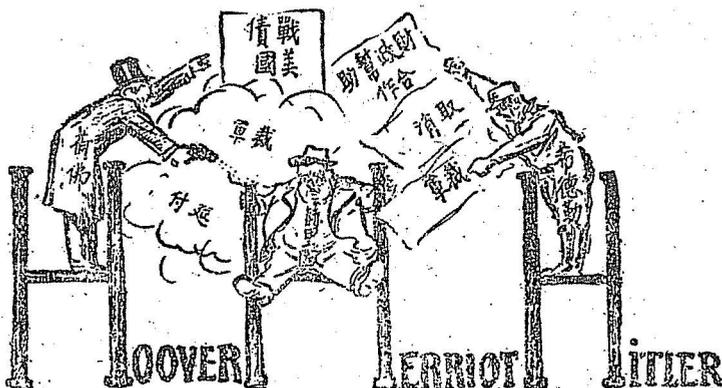
克倫斯基政府中因停戰問題，意見紛歧。哥尼羅夫欲奪取政權，於七月間舉兵進迫彼得格勒，被彼得格勒工兵蘇維埃派隊擒獲。不久，蘇維埃與克倫斯基政府間發生衝突，哥尼

羅夫乘機逃往頓河流域 (Don region) 匿居哥薩克村落中。十月革命成功後，彼得格勒之舊俄士官、地主、工場主及布爾喬亞學者也被迫逃往。哥尼羅夫乃以哥薩克的大都會羅

斯托夫 (Rostov) 爲根據地，糾合同志羅曼諾夫斯基 (Romanovsky) 亞力西夫 (Alexiev) 和但尼金 (Denikin) 等組織頓河政府及白衛軍，反抗蘇維埃。所謂白色俄羅斯

國際政治中的二個日

荷佛與希特勒聯合指斥赫里歐對於戰債與賠款的態度。



——法國 Le Rire——

於是產生。

此外烏克蘭方面有哥薩克軍官斯可羅巴德斯基 (Skolpodaki) 起而以民族自決為號召組織軍隊建立民主共和國。北俄方面有以所謂社會主義者柴可夫斯基 (Chaikovsky) 為首領的國家主義政府。遠東方面有以外貝加爾哥薩克軍司令謝米諾夫 (Semenov) 及捷克軍司令卡依達為首領之全俄政府。一九一九年三月各地白俄圍攻莫斯科。蘇俄四面受敵，頗難應付。但白俄軍隊之後方因政治關係不甚鞏固，蘇俄知其然乃以宣傳之力，鼓動其後方農民暴動；因此各路白俄先後潰退，蘇俄政府的基礎就危而復安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但尼金軍敗退至黑海沿岸之諾甫羅斯克，後復渡海逃至士坦堡爾 (Stambul) 但尼金及其幕僚以英國巡洋艦之援救，幸免於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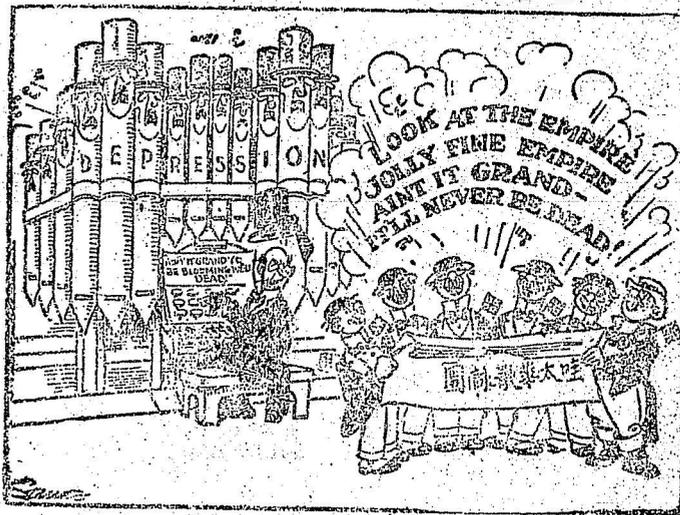
此際有一奇跡起於克里米，那裏的白軍青年士官一團，在男爵蘭吉爾 (Wrangel) 指揮之下，竟以二百餘人擊走紅軍千人。於是一

度逃避之哥薩克軍隊重回克里米，蘭吉爾乃在此建立白俄政府，賴法蘭西之援助，支持八月。其後蘇維埃政府與波蘭媾和成立，乃盡調波蘭戰線上之紅軍以征蘭吉爾，蘭吉爾無方抵禦，遂棄克里米而流亡。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俄人棄故鄉而逃亡者，不下三百萬人，其中哥薩克人之一部份逃至勒謨諾斯島 (Lemnos) 但尼金部逃至加黎波利 (Gallipoli)。

以科達布夫將軍為首領，組織加黎波利政府。由蘭吉爾向英法乞助，得維持一年。其後以依賴英法，終非久計，由蘭吉爾與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政府接洽，所有白軍歸兩國收容，加黎波利政府乃解體。但白軍之組織並未消滅，而移其幹部於巴黎。蘭吉爾自任為最高司令官。蘭吉爾死後，科達布夫繼之。科達布夫死後，繼任者為米爾藍。

士坦堡爾地當黑海之口，故從黑海流亡之白俄，均先到此地。當一九二〇年頃，該處充滿俄人，外表上好似一個俄國的城市。舉凡新



不列顛帝國會議
不列顛帝國為謀經濟復興起見特
召開哇太華會議，以圖建立帝國之
經濟統一陣線。

湖紙、商店以及居民風俗無一不帶俄化。希臘軍爲凱末爾擊敗於安哥拉後，士坦堡爾之白俄人驚疑凱末爾亦爲赤化人物，故相率出走至巴黎、柏林、不拉格、和維也納等地。

至遠東方面，當白軍與紅軍作最後之鬪爭時，謝米諾夫掠奪在輸送中之白俄軍費二百萬元，逃往日本，渡其有閑的布爾喬亞生活。捷克軍首領卡衣塔亦以出賣捷克軍機秘密而被捕下獄。謝米諾夫以掠得之二百萬元存入日本某銀行，後以或種原因，不得提用，於是謝氏不得不另覓生活途徑，而以日本官憲之庇護，在遠東蘇俄邊境暗中活動，企圖聯合流亡於我國之白俄，在滿洲蒙古一帶，建立白色俄羅斯國。

一九二八年初，駐法蘇維埃大使館參事班賽特夫斯基因發表與蘇維埃相異之政見，爲蘇俄政治警察所偵悉，擬加逮捕，班氏星夜逃出使館，乞法警之助，得免於難，而蘇維埃政府對班則爲死刑之宣告。此後班即托庇法國組織團體，創辦新聞，反抗蘇俄。班氏之後，蘇俄

官吏因與蘇維埃政見不同而反叛者屢見不鮮。彼等在反蘇俄的同一目標之下，互相團結，一致努力，迄今已成爲白俄中之一分系。

故現所謂白俄者，可分三系：第一系即蘇俄建國之初，以哥薩克人爲中心，起兵反抗之白俄人；第二系即上述蘇俄官吏之中途叛變者；第三系則爲帝政時亡命在外，二月革命後一度回俄，十月革命後再渡亡命之社會主義者。三種白俄間，門戶之見甚深，均不滿於彼等之現狀，而互相轉嫁其責任，軋轢不止。

流亡在外的白俄，不但其派別不同，即其經濟地位也不相等，所以他們在外的生活，是不一律的。

亡命的白俄中，有許多大銀行家和大企業家。當他們流亡時，尙以爲蘇維埃政權難以持久，都把自己的事業計劃及簿籍等帶往國外，冀俟事定後回國重理舊業。所以巴黎市的舊俄之石油、砂糖、石炭等企業家廣集；而歐洲之企業者，乘機收買他們的產業，希圖從中漁利。最先有一英國企業家，以百萬法郎向馬太



歐洲的人厄運——英國 Star



政治舞臺的後臺老板——道威斯

斯夫購得巴庫 (Baku) 之鹽田。繼之，法蘭西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都競向白俄購買油田，鐵礦，和製糖工場等。白俄中之狡黠者，竟以無所屬的裏海之一砂洲出賣，得資百萬，而驟成巨富。此種競賣之風，盛極一時，迨蘇俄政府日趨鞏固，宣布否認一切舊俄時代之所有權後，此風乃殺。

舊俄王族青年，大都做了英美銀行商店之工錢勞動者。昔日的榮華，祖遺的河山，已不為他們所有。至王室之男子，流亡在外者，計十八人。前俄皇亞歷山大第三之孫基利爾大公住在法蘭西之北部諾曼地之富利阿克村中。他是羅曼諾夫王室中之最長者，故多數白俄均稱他陛下而不稱他大公。他鮮往白俄龐集之巴黎，常在村中接見舊僚。村中設有王室事務所，是全世界白俄帝政運動之大本營。

此外一般白俄之散居歐洲者，和歐人不相往來。他們白天裏終日勞動，到了晚上，常三五成羣，聚集小咖啡館中，談天說地，引以為樂。有時懷念到昔日的安樂，便要咒咀鮑爾雪維

克黨人，有時也咒咀王室，克倫斯基政府，以及德意志人。

白俄在表面上雖不成為國家，然在帝國主義者庇護之下，其軍事及政事的活動，實未可輕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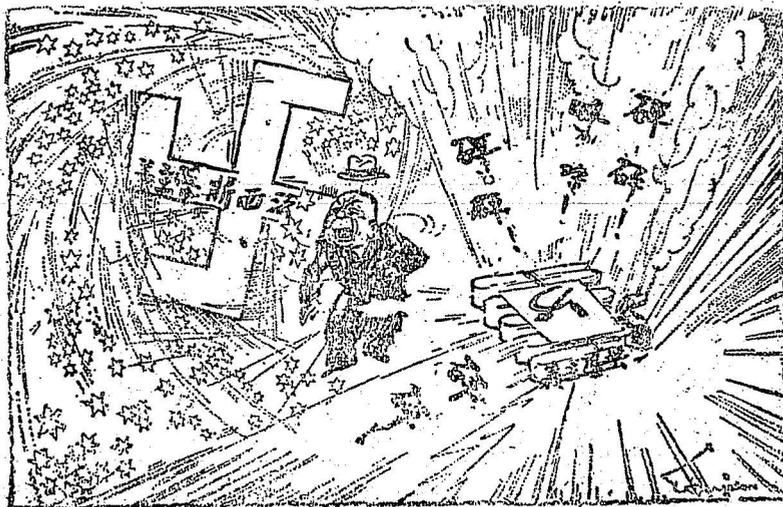
南俄白黨首領蘭吉爾於一九二四年組織了一個俄羅斯軍事同盟，為白俄的軍事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設司令部於巴黎，和法國參謀本部有密切的聯絡。波蘭，羅馬尼亞亦時予以物質上的援助。英國的石油大王曾捐助數百萬法郎資助他們。國際聯盟亦年支三十萬法郎，以助白俄軍費。

白俄雖無一定的領土，主權和一律的法規；但在國際間卻也有相當的地位。——國際聯盟和舊俄大使館員間，還維持着相當的外交關係，和軍事補助費。在巴爾幹半島駐有具備戰團能力的軍隊。歐洲的各大都會中，大都均有他們的機關報和學校。

白俄與帝國主義者常互相勾結，陰謀傾覆蘇俄；已往的事實，實不勝枚舉。例如托庇於

焰火中的德國

德國政局近來動搖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蒂主義之間，極不安定。



自從我在本刊發表鮑爾雪維主義並非宗教後，不久就有摩賽先生 (Henry R. Mosey) 來反證我的話。蘇俄的朋友說鮑爾

雪維克不會償還俄皇時代的外債，同時蘇俄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 第四號 蘇俄到底是什麼 世界小叢刊

蘇俄到底是什麼

Louis Fisher

塚寒 譯

巴黎的白俄，不但有軍事的組織，且在法國國防大臣認許之下，設立兵工廠，製造販賣軍需用品。設立陸軍大學，訓練軍事行動人材，以為攻打蘇俄的準備。住於南斯拉夫之白俄，得公然發行關於軍事的書籍雜誌，以宣傳白俄勢力之雄厚而抵毀蘇俄。

白俄托庇於帝國主義者，不但與帝國主義者積極圖謀傾覆蘇俄，且有消極的陰謀。其最者厥為法總統杜美爾之被刺。白俄行刺杜氏後，即在報紙極力宣傳為赤俄所為，希圖嫁禍赤俄，以促反蘇俄戰爭之早日爆發，藉得一逞。白俄又恆憑藉帝國主義者，暗中勾結蘇俄

境內殘餘白俄勢力，希圖顛覆蘇俄政府，如一九二八年爆發的頓河煤鑛技師團之經濟的反革命事件，一九三九年的烏克蘭解放同盟事件，均其著者。

潘陽事起，遂予流亡於亞洲的白俄，以絕好機會。謝米諾夫在日人的諒解之下，以建立白色俄羅斯為目的，而糾合同志，組織俄羅斯法西斯蒂黨。舉凡舊俄士官及其他散居於東方之白俄，均相繼參加。該黨黨員以卡依達在遠東聲勢浩大，舉為黨魁。卡氏現尚繫獄中，將來出獄後與謝米諾夫為爭奪滿洲白俄之領導權，當有一翻鬪爭罷。

共衆之狼



美國 Daily News

英國對印度的政策

